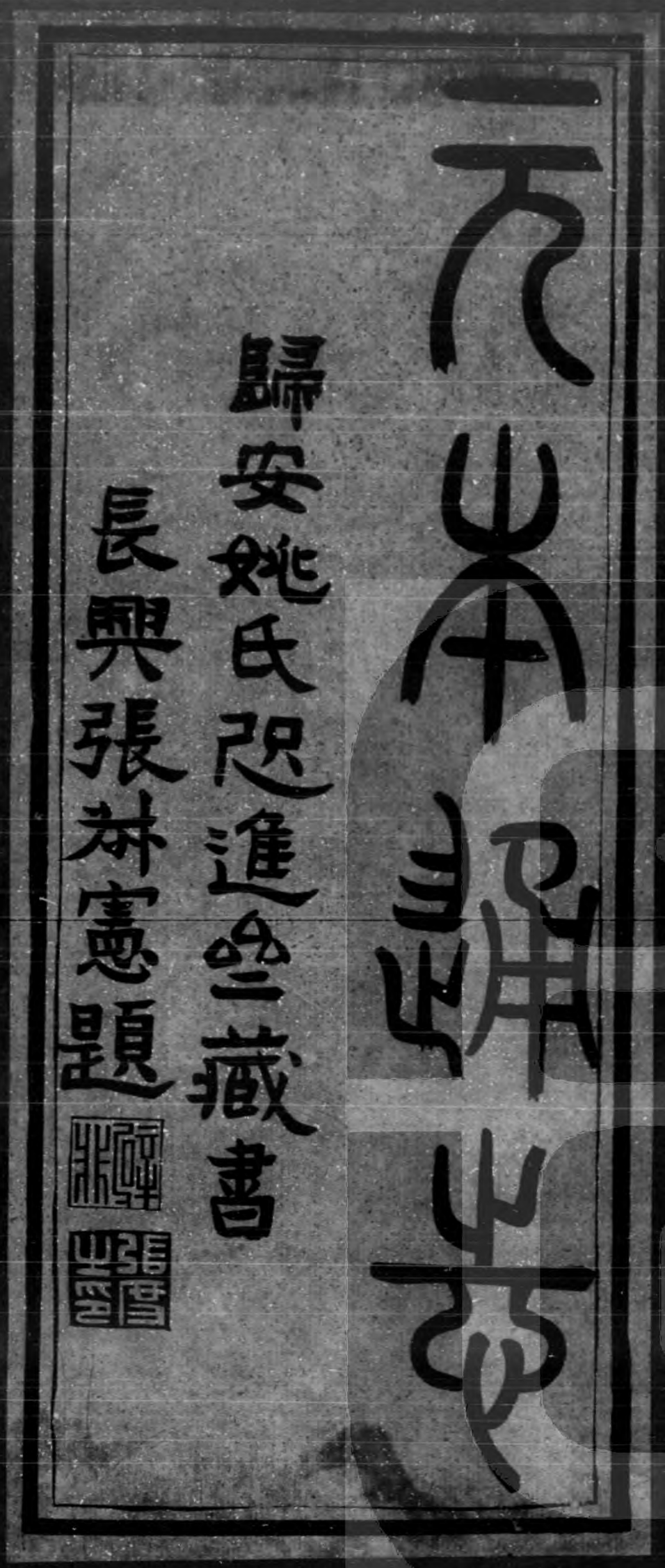

天水趙
歸安姚氏咫進盦藏書
長興張芾憲題

後漢

郭太 左原 史弼 羊陟 孟敏 唐秉 宋果 賈淑
謝甄 邊讓 王柔

苻融 許劭 竇武 閻忠

何進 鄭太 孔融

皇甫嵩 朱儁 董卓 李傕 郭汜

劉虞 公孫瓚 陶謙

袁紹 子譚 尚 劉表 張邈 高順 陳宮 陳登

袁術 呂布 劉焉 子璋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
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
皐屯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
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
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
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司徒黃瓊
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
象書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

雖在窮賤言論一介鄙生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
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
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吾不知其他遭母憂以至孝聞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
危言覈論故宦者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
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
子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
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
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

遠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
邑爲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
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將入拔士人皆如所鑒初太始
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
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汪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叔度之器汪
然大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
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
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渴請路

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
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遽瑗顏回尚不
能無過況其餘乎愼勿憙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
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
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
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茅容字季偉
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
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而異之遂與之言
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以供

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嘗荷甑墜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游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庾乘字世游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爲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游學官遂爲諸生備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徵辟並不就號曰徵君宋果字仲乙扶風人也性輕悍喜與人報讎爲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改節自勑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

阿在敗名云黃允字子艾濟陽人也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嘆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二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

人道恒平甄後不拘細行爲時所毀讓以輕傷世曹操操
收之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
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
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
果如所言柔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又識張
孝仲翁牧之中知范特祖鄧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
出屠沽司馬子威被酒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言長文韓
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烈雲中並
李智郝禮眞等六十人並以成名

苻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爲郡官吏並之委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褰談辭如雲膺每捧手嘆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睚曜上京卧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與奪融察其非眞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富家僮自置遂使汝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壞流言遽會眞特忿其祭焉膺慨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旬日之間轉減漢逃亡去後果爲輕薄子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焉遂郡士范冉韓卓孔恂等三人因辭並自絕會有當事亦遭禁錮妻亡負無殯斂鄉人爲具棺服不肯受曰吉之士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埋藏而已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游不仕並以

壽終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
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核士者咸
稱許郭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為
吏莫不改操飭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
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
將見乎遂以單車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
候陳寔又陳蕃袁隗周仲舉性峻山則少通故
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雜周則簡故
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嘗同載詣
劭劭不得已曰
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乃伺隙將劭劭不得已曰
子訓訓子相並為三公相以能謟事宦官故自致台司
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達壯
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為隙又與從兄靖不睦時議
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
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司空楊彪辟舉
方正敦樸徵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
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

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眞正待吾雖厚其餼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 遂章而卒時年四十六兄慶亦知名故汝南人稱曰平輿淵有二龍焉

寶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父奉車都尉襲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所辟召十清身嫉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寇彌盛難歲儉民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着禮於路以施貧民兄子紹爲虎賁中郎將性疎簡奢侈武每數切戒屢犯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曰昆弟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憂事考逮永康元年上疏諫曰臣聞名主不諱識刺之言忠臣不恤諫爭之患臣幸遭盛明之世豈敢懷祿迹罪不竭其誠乎陛下初從

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而自即位以來
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
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
日橫伏尋西京放恣上氏侵呂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
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
高之變下朝則夕近者姦媚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
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
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中
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禹之佐而虛爲姦宄
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四海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
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
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旨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
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
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范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
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
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敍黜案罪糾罰抑奪
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
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實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災

徵可消天應可待聞者有嘉未若章黃龍之見大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甚多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案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之是爲靈帝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論定策功更封武爲閿鄉侯子機渭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鄧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西鄉侯爲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既輔朝政常有誅剪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以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姓匈匈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勳爲尚書令劉瑜爲侍中馮述爲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慶鴎著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大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請前越巂太守荀昱爲從事中郎辟潁川陳寔爲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

其智力會五月日食蕃說武曰昔蕭望之以困一石顯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千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日夕亂太后急宜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要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家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其略專制省內武乃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尤豫未忍故事久不發至八月立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太白出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房願急防之又與武番書以星辰錯謬不利上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發於是以朱寓爲司隸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使永奏素按獨亡無狀謂武曰此輩子便當出敕何復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

勳侍御史祝瑨雜考又辭連及曹節兄弟用勳冰即奏收
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與中書者先以告長
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
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
太后廢帝為大逆乃收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
書張亮等十七人悉
帝曰外間切切請
御德陽殿令帝援劒踴躍使乳母
趙娆等擁衛左右
蔡信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
白刃使作詔版準
稱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
勳山冰氷疑不當詔用格殺之遂害勳出鄭颺共劫太
后奪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開門絕複道使鄭颺等持
節及侍御史謁者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
紹共射殺使者召會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
士曰黃門常侍反害忠良者左袒重賞詔以少府周靖行
車騎將軍加節與護烏桓校尉張奐率十五營士討武
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廄騶都候劒戟士合千餘人
出屯朱雀掖門與武對陳甫
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曰

省何故隨[illegible]及者乎先[illegible]有[illegible]
軍稍稍歸[illegible]自旦至食[illegible]可[illegible]
圍之甘自殺[illegible]洛陽都[illegible]
之及劉瑜馬[illegible]比日[illegible]
臺當是時必[illegible]得亡忘[illegible]
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斂行[illegible]
歲迸竄得全事覺鄧[illegible]
共匿輔於零陵界詐云[illegible]
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illegible]

事使還實姓以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荊州輔與宗
人徙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為流矢所中死初武
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空有大
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仰俯蛙
蛩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為實氏之祥騰字子
升初桓帝巡狩南陽以騰為讓驾從事公卿貴戚車騎
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
即為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
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騰以此顯名臺

鋼解官至尚書張敞者大尉温之弟也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於靈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爲潁川太守光和二年貴人立爲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以進爲大將軍率別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以功封慎侯四年滎陽數千人羣起攻燒郡縣殺中牟縣令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皐拜苗爲車騎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遂亂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宕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爲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萬人結營爲陣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

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
騎都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
爲助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
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爲元帥督司隸校尉
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
進乃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賜
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知其謀乃上遣袁紹東擊徐兗
二州兵須紹還即或事以稽行期初何皇后生皇子辯
王貴人生皇子協董后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
不可爲人主然皇后有寵自進又居重權故久不決六
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既受遺詔且素輕忌於進兄
弟及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進而立協會進從外入碩
司馬潘隱與進旦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傿道歸營引
兵入屯百郡邸因稱疾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即位
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
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己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
亦素有此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
久又與亡長樂太后專通姦利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

天下爲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得復博徵智謀之士寵紀何顒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兵

袁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以其言語漏洩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爲天下除害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殯將軍宜受詔領禁兵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策而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本何緣與士人共對事乎

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
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爲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
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爲其障蔽
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爲然
中官在省闥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營
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
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桀使並向京城
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諺
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
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
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
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
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秖爲亂階進不聽遂西召前將
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
使發并召東郡太守橋瑁
屯成皐使武猛都尉丁原燒
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
官爲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
曰始從南陽來俱以貧賤
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
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
思之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

狐疑紹懼進竊今計乃爾之
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
決之乎進於是以紹爲司
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
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官者
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
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
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
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
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
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
進不許中官懼而思變張
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
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
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
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
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
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
爲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
率常侍段珪等數十人
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

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數十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劒斬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爲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詔版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閤閉未得入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閤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呂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仰數段珪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茵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斬之呂氏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宮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太監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爲報讎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

蔺辜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得免者二千餘人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公卿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劒斬數人餘皆投河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為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及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也少有才略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結豪桀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大將軍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公業為尚書侍郎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官欲召并州牧董卓為助公業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凶慾必危朝廷明公以親戚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殺鑒不遠又為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棄

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作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吏何顒共說卓以袁紹爲渤海太守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衆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公業懼乃跪辭更對曰非謂無用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請爲明公略陳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彊盛然元武以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其衆雖多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嘘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之精悍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聊城之守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無孝王爵不加若恃衆恬力將各基峙以觀成敗一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操

矛挾弓負矢況其壯男之士以當委戰之人乎其勝可
必六也且天下彊勇有幷涼之人及匈奴
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驅
虎兕以赴大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
久恩信淳著忠誠可恃以勝固之衆當克合
之勢猶以烈風掃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
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
討滅宦豎忠義克立以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
敢禦之九也東州耆儒生之所公羣
俊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彊
弱且燕趙齊梁非五盛也卒敗滎陽況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豈讚成其謀
造亂長寇哉其不然一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
兵以驚天下使患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自虧威
重卓乃悅以公業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說卓
曰鄭公業智略過人與竊爲明公懼之卓
長安天下飢亂士大夫不得其命而公業家有餘資

日引賓客高會倡樂
共謀殺卓事泄顯等
衔術上以爲揚州刺史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
帝師位至侍中父宙
父詣京師時河南尹
勑外自非當世名人
故造膺門語門者曰
請融問曰高明祖父
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
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
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
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年十三喪父哀
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
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刋章下州郡以名捕
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
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
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山就掩捕儉得脫

寺遂并收寔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
融也當坐之寔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
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竟死郡縣疑不能
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寔於焉融由是顯名州郡禮命皆不
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
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
罪惡言無阿橈河南尹何進當遷爲大將軍楊賜遣融奉
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
之私遣劒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

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
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爲
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
軍候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
答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轉爲議郎時黃巾寇數州
而北海最爲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爲北海相融到
部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張饒等群
輩二十萬衆從冀州還融逆擊爲饒所敗乃收散兵保
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爲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

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具棺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才氣志在靖

恤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

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

奔山東妻子爲譚所虜

匹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

名而已初太傅馬日磾奉

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

帥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

乃獨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

恐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

父獻帝都許徵融爲將作大

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肅

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

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爲軍

及還朝廷議欲加禮融

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

輯東夏而曲媚姦臣爲所立率章表署用璽綬百名附下罔上姦以事君昔國先嘗晉軍而不撓且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爲辭又衣衛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鄭人討公子之亂翦子家之棺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愆朝廷從之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斷屠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當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倫法

寘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約斷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千八百紂也求治休和寧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黥復歸正風沙亂齊伊戾禍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遠爲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尾和智如孫臏寬如巷伯一刀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衡武之初涎陳湯之都賴秦南睢之骨立

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灌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
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商革其政者也朝廷
言之卒不改焉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爲
乃郊祀天地擬義士稷訕謗書班下其事融上疏請爲
詩其事以崇國防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祇薨帝傷
三年致欲爲脩四時之祭以訪於融融言節梁懷王臨
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即景武
也未聞前朝修
晉書卷二十
晉書卷二十
袁毗曾 弘 武聰乃與親密書稱武
操 悟開 曲句經典 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
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言蕭愼不貢楛
丿零盜蘇武牛羊 曰并案也卞年卯兵興操表制酒
禁酗以書爭之曰 爲德 天
和神定人 凱 酒 酒旨
卯酒泉之甘 人 之耀地
非百斗 公堪 千鍾無以養太平孔
非 公言鍾酒無以
和無以激其氣高
舊其怒者 丿

非醉
中興書
兵ノ法其法亡
二百一十頭取国ノ
ノ准王行仁
人令不止
婦人失天下ノ
王非以為戒
岩多多致
封建諸侯擬
下外相容忍
豫州所優長
宰北海政散ノ
穆至是慮為御
顯明讎怨操以
書報謝之嵗餘
後進及退閑職
唐雖無以開
延臣不酣飲一斛
於漢盎原不哺
於政哉又書曰昔
士能以讓失社稷
葉文學真斎亦以
諮魯因屋塔
而将泄獨急者疑但惜穀
也独自挈雄許泌皆數不能堪故發辭偏
ノ生去但進古
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暉之然以融名重天
而潜忌正議憲鯁大業初山陽郗慮字鴻
豫少受學於
郑玄不時召獻帝嘗見慮及融問融曰鴻
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劾曰融昔
兵權安在遂寘融互相長短以至不
ノ微法奏免融官因
衆厲之也融不逆其詐
竟容少忌好士喜誘
後進及退閑職
愛合曰邕
嘆曰坐上客合常滿尊

中酒不空五十一憂至門之
類於邕融一酣
融聞人之善若出
短而退稱所長蕭
過故海內英俊皆
成其罪遂令丞相
融昔在北海見王
大聖之後而見滅於
權使語謗訕
又融
為九
曰鏈老成人且有豐
下不演而成之面告其
所要當知而未言以為已
策既積嫌忌而郁慮復搆
奈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
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
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
為九列不遵朝儀秦市微行唐

突宮臣援又前與白衣御
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
如寄物鐃中出則離矣融
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
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
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弈棊融被收而不
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
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
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哭
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

大漢放言云父於子當
殺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
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
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
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

及收至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乎
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弁
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及然疾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
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操聞之大怒將收習殺
之會赦得免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每歎曰楊班之儔也
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寫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
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凡二十五篇文帝以習有
辯才布之節加中散大夫遷宗正卿年八十餘卒

盧植傳曰植少有文武士介好詩書習弓馬初舉孝
廉茂才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連辟並不就靈帝公車
徵為議郎遷北地太守初到郡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
事黃老玄黃養弟子跪拜首過輒愛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
道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
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
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
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

士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荊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使鉤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按驗收捕角等角等知事以露晨夜馳勑諸方一時俱起皆黃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蛾魚綺反即蟻字也

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詔勑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召羣臣會議當高以爲宜解黨禁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當高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當高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雒陽前

與賊波才戰戰敗當高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當

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
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
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
勑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開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
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
尉曹操持節至嵩操與朱儁合軍更戰大破之斬首
數萬級封嵩鄠鄉侯嵩復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
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
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己於寿生禽卜己斬首七千

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
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留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
精勇嵩不能尅明日增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
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
獲首二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二萬餘兩
悉虜其婦子繫獲甚衆梁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尸傳首
京師嵩又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
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即拜嵩為左車
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視望美陽兩縣合八千

户以黃巾既平故改年元德中平書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後宴居嵩溫郵亭兮甚得衆心每軍行頓止洞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罣亡皆食已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内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踰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摧彊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封户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劒以揣其喉方發悔毒之嘆者機失而謀乖也今主上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蹏足以振風

雲叱咤可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頹崇恩以綏先
附振武以臨後服徼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
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闔宦之罪
除羣凶之積雠憧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簪裳
以用命況厲能熊羆之士因迅風之埶哉功業已就天下
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
寶器於將興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
時也未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
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官賢羣

居同惡如市十人不行讙譁近習賢士之下難以久居
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
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埶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
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
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
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苑且不朽及常
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會遷竟章讓遂作亂
隴右明年春詔嵩與鎮長安以衛園陵竟等遂復入寇
三輔使嵩因討之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

令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
嵩不與二人由此爲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賞者多其秋
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鄉侯二千
戶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
軍董卓各率一萬人拒之卓後稍驕嵩爲左將軍督前將
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
全滅之執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
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
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
下不足者陷於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小城堅守固非九
夫孰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今國已陷
受害之地而陳公全勝之功將何以加嵩遂不聽時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
八十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
擊之卓曰不可乃分法窮寇勿迫歸衆追窮寇勿迫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
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
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

師非歸衆也國家不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軍爲後拒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颺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埶不俱存皆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踌躇不進此懷姦也且其窺覘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扶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國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

秦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門校尉因欲害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閹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據小則困孥今卓在洛陽而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二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高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奎時隨嵩系

前留與讓責以大義我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卒復拜議郎遷御史中丞以下皆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諷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盛蓋既而手言曰義真精（音服）未平嵩笑而謝之曰安知明公不至乎卓卒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公俱為鴻鵠不意明公今日變為鳳凰卓笑曰卿宰服今可不拜卓乃執其手曰怖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政朝廷倾懷之有若流川以逞天下皆譬當立獨嵩卒卓被誅以嵩為征西將軍又

遷車騎將軍甘六年秋拜太尉之以流星策免復拜光祿大夫遷太常與李傕作亂嵩以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

拜家一人為郎嵩為人愛慎素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製草不宣於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亦顯名後為侍中辭不拜病卒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常販繒為業儁以孝養致名為縣門下書佐輕財重義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乃假郡庫錢百萬以為冠幘費而後

舍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償僑乃稱母綿帛爲規解對母既失產業深恚責之僑曰小損田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太守尹端以僑爲主簿毅喜子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應棄市僑乃贏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史遂得判定州表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僑亦終無言後太守徐珪舉僑孝廉拜遷除蘭陵令政有異能東海相所表會交阯部羣賊並起牧守輕弱不能制又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益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五十斤徵拜諫議大夫及蒼梧賊起公卿多薦僑有才略拜爲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黃巾事之高乃上言其狀以功歸僑於是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北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

兵稱裨王使衆數萬殺郡守潁
太守秦頡所殺其衆更以趙弘
城攻兩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
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
秦用白起燕用樂毅皆曠年歷
以有功効弓師南指方略已設
假以歲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
帥韓忠復據宛拒攻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
以臨城內鳴鼓攻其西南賊衆赴之潁自將精卒五
千掩其東北乘
城
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
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
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
更開逆意賊利則退戰鈍則乞降縱賊長寇非良計也
因急攻連戰不能舊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
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
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
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

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獲馬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
千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
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爲帥還屯宛中攸攻之夏走
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
遣使者持節拜儁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爲光禄
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加位特進以母喪去官起
家復爲將作大匠轉少府太僕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
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青牛角于氏根張白騎劉石老
髭文八平漢大計司隸掾哉雷公淳雲飛薦白雀楊風

千壽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吉鳴才由反之徒起山谷間
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輕便
者號飛燕多髭者號于氏根大眼者爲大目如此稱號
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
輕勇趫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
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
曰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
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
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燕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

是出儁為河內太守將家兵擊郝之其後諸賊多為袁紹所定事在紹傳復拜儁為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擅政以儁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儁輒止之卓雖恚忿猶異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為已副後者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儁曰副相國非吾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

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儁曰相國董卓具為臣說所以知耳使人不能留由是止不為副卓後入關留儁守洛陽而儁與山東諸將通謀為內應既而懼為卓所弘農楊懿為河南尹守洛陽推聞復進兵還洛懿走儁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市長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二千餘人行車騎將軍事督卓關之使屯河南拒儁儁進擊之為催汜等破儁自知不敵留關下

不敢復前又重上疏訴催汜亂傷時猶在中乞陶謙
以備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
爲太師移檄牧伯同討催等
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
海相劉旭彭城相汲廉北
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皆
會李傕用太尉馬忠尚書鄭
關欲應陶謙等備曰以君召
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語乎
且催汜小豎樊稠僕兒無他
作吾棄其閒大事可濟遂歸謙議
謙等遂罷初平四年代周忠爲太尉録尚書事明年秋
以日食免復行驃騎將軍事與
車騎將軍董承節鎮關東未發會李傕
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傕相
攻長安中亂故備不出
留拜大司農獻帝詔催備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
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留備
子皓亦有才行官至三豫章太守
董卓之伸頭龍西路比人步
性鯁直有謀少嘗游羌中
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葬於野語豪帥有來從之者卓

為殺耕牛與其六畜宴樂家鄰感其意歸相敎得雜畜十餘
頭以遺之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故使漢使知多名馬
卓聲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射兩雕所畏祖帝之不
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征伐數有功賞賜縑千匹卓曰為者則已有
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騎遷西域戊己校尉坐
者則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私積遷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中東郎將
事免後為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中東郎將
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阻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
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叛攻立陵中義從胡北宮伯
玉等
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
金城人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
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詛
官為名詔以卓為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
嵩以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
温為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為副拜卓破虜將軍
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温并諸郡兵步騎各十餘萬
屯美陽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温卓與戰輒不利
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

鳴賊以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温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温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皆外轉糧食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兵葵園狹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重而退温時亦還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爲羌胡所圍温絕進退逼急乃从所度水中僞立隄以安

隔下過渾此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鄠鄉侯邑千户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温爲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温耳冬徵温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金城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悉令領其衆寇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韓遂等復共廢王國而刼故信都令漢陽閻

忠使督統諸部忠耻為衆所脅感憑病免遂等稍竊權
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垂十六年徵卓為少府不
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又秦胡兵皆詣臣曰平直
不畢廩賜斷絕妻子飢凍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暢
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生
頗以為慮又靈帝寢疾詔書拜卓為并州牧令以兵屬
皇甫嵩嵩復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又無壯士天假
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
舊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効力邊垂於是駐兵

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
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
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
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
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亞
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
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
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
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
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

同縣校尉袁紹謀誅宦官

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言曰太者天也其次君臣所以為政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

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以安宗廟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為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又議太后踧迫永樂太后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遷於永安宮遂以弒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

鄭傳斧鉞虎賁更封鄧侯卒十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鉄鑽詣闕上書追理陳藩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其子孫尋進卓爲相國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封母爲池陽君賞令丞是時洛中貴戚室寮相望金帛財産家僮八百餘人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二字皆去音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薨發開文陵盜取寶物又錄董太后主妻略宮人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還繫車轅中連軫東行男女號哭或斷手足或截鼻耳以婦人著車上或以矛刺殺之以爲笑樂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錢乃發掘銅人銅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情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毖侍中汝南伍瓊尚書鄭公業長史何顒等以毖瓊等以處士荀爽爲司空其餘黨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

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袁紹
使人說馥令讓州與紹馥
乃作色曰冀州雖不材帶
甲百萬穀支十年公孫瓚
豈能奪之紹何以託足
紹復說曰公路殿下至親
而有威重今迎以處之
分冀州與公路共治
馥從其計紹即使公路
將兵詣馥馥遂讓州
紹領冀州牧馥爲奮威
將軍

袁紹使周昕潘鳳夜往
刺殺公孫瓚瓚與昕
鳳相格昕鳳殺瓚
瓚子續收瓚餘衆
保易京

袁紹遣其將淳于瓊
攻公孫瓚瓚將
麴義破瓊瓊
還本營

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
營至掌蒙四出虜掠營遏堅
守李旻夏育之卓所得義兵
熱膏灌殺之時河南太守
早遣疑兵挑戰而
者略盡明年孫堅收合
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
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
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

豫州諸郡兵討卓卓遣將徐
於梁與戰破堅生禽頴川太
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
臣兵河陽津將以圖卓
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
進屯梁縣之陽人卓遣將
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
將李傕請堅和堅拒絶不受
出擊堅戰於諸陵墓間卓

敗走却屯澠池聚兵不
布布復敗走堅乃掃除宗廟平塞諸
至新安澠池間以伐卓士卒謂長史劉
敗矣無能為也唯孫堅小
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煨屯華
安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布
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
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
畫兩幡時人號竿摩車言
大子也

進洛陽宣揚城門吏擊呂
慎之乃使東中
陽中郎將牛輔屯
示山東卓諷朝廷
山諸侯十二乃
服棄金帛青蓋八
竿摩謂翻
逼近也今

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竿寧以弟昱爲左將軍封鄂侯兄子瑨爲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並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髫齔男皆封侯女悉爲邑君數百官屬酒宴會聚縱恣乃結置於長安城策以富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二十年儲自二公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至鄛行橫門外橫音光門名也卓施帳坐飲設諸陳亡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乃斬手足或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盡委閤會者

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賊跌便褻閤以叛逆時太史望氣暑者言當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通謀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今正平與溫漫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特孫堅爲之溫曰有威名乃倚以西行堅一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特於卓而賴之乎堅聞之名將也鉞臨無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若縱之合軍觀威重後必荷及不能復而卓猶懷

忌恨故又於難温字伯慎少有名稱
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見害
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
辭去卓起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因出
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
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以謝天
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
上策而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又有
青青十日猶不生又作董逃之歌有
黑謠言千里草何
累登公卿亦陰與
越騎校尉汝南伍
孔以見卓孚語畢
刀以刺之不中卓自
四言未畢而斃時
有人書呂字於布

悟二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
馬驚馬墜泥還入更衣其少
來當道自壅又宮左步右騎
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
騎都尉李肅與布同心
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
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
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
乖布隱聲持矛刺卓趣
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既而
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
十餘人偽著衛士服於北
猶不行惟懼欲還呂布勸令
申不入傷臂墜車顧大呼曰
董卓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
制之主簿田儀及卓舍頭前

赴其尸布又殺之馳檄言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
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裳市酒
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朱儁討潁川黃巾卓弟旻於鄠塢殺其
母妻男女盡滅其族乃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
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
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
燔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
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
錦綺繒穀紈素奇玩積如山初卓以牛輔子壻素所
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
校尉李傕郭汜張濟將步
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儁於
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呂
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帥公卿討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
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卓無故大驚輔懼乃斂金寶
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傕汜等以王允呂
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
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無所依欲各散去傕等懼乃
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為一歲不可再赦不許
之傕等益懷憂懼不知所
為武威人賈詡時在傕軍說
之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君若棄軍單行則

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
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不克走未後也催等然之
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衆攻之若攻長安尅則
得天下矣不尅則鈔三輔男女財物西歸鄉里尚可延
命衆以爲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
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榮戰死軫以衆
降催隨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
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叛
兵內應 叛兵蜀兵也漢世謂羌爲蜀叛也 引催衆得入城潰
放兵虜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
王允奉天子保宮平城門樓上於是大赦天下李催郭
汜樊稠等皆爲將軍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
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催等蕝葬董卓於郿
并收董氏所棄尸之交合歛一棺而葬之葬日暴風大
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催又遷車騎將軍開
府領司隸校尉假節鉞後將軍張濟爲鎮東
將軍並封列侯催汜稱兵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
爲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乃

止更以爲向晝無選明年夏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沒人廢又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袁茂訊詔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爲馥所枉繫者馥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姦故請收之詔曰災異屢降陰雨爲害冤者衝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寬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有求於馥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前涼州刺史种邵及中部帥

禀合兵攻馥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衆來欲和騰馥既而復與騰合馥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遂騰敗斬首萬餘級种邵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少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驂馬交臂相加笑語良久軍還利告馥曰樊韓驂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馥稠始相猜疑稠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爲六府皆參選舉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馥汜稠乃二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

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匹麥二
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蒲路帝使侍御史侯汶
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限帝疑賦鄙
有虛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中劉艾出
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闕謝奏收侯汶考實
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
春潼因會刺殺樊稠於坐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傕汜遂
復理兵相攻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傕忍
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傕知其計即使兄子
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暹
曰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奈
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傕營彪等皆徒
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傕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
而放火燒宮殿宮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
等十餘人和傕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
達人間事奉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
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
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傕矢及帝前又兵傕耳

催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催於是汜衆乃退是日催復移帝幸其營唯皇后宋貴人俱催使校尉監門隔絶內外尋復欲從帝於黃白城羣臣惶懼司徒趙温深解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催汜酈先譬汜汜即從命又詣催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衆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布君苟欲左右之邪汜一名多酈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催怒訶遣酈因使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僞不及酈得以免催乃自爲大司馬與郭汜相攻連月不決帝與二人仍欲遷帝還舊京催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催求東歸十反乃許車駕即日發邁李催出汜曹陽以張濟爲驃騎將軍復還弘農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與義將軍又以故坐輔部曲董承爲安集將軍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劫帝幸鄠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還就李催車駕遂至弘農陰盛輜重設煨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糧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煨有隙遂誣煨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而煨猶奉

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傕郭汜既悔令天子東
乃來救段煨因欲劫帝而西楊定爲汜所遮亡奔荊州
而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沮遮與大
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
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射聲校尉沮
儁被創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傕罵之人曰汝等
以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天子
遂露宿曹陽承奉乃論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閒使至河
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
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共擊傕等大破之斬首數
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左右胡才楊奉韓暹
去卑爲後距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衆東澗自
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饑破
之餘虜貴財寶不滿百人皆有離心董承奉等夜乃潛
議過河使李樂先度具舟船舉火爲應帝步出營臨河
欲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而下餘人或匍匐岸側或
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舡者不可禁制董
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

貴人楊彪董承及公卿以下封邑爲列侯拜朝才東征將軍張楊爲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餘皆加官賜爵不給至乃以錐畫之或齎酒肉就天子飲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官人婦女多棄與車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

自帝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彊弱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將軍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脩洛宮十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爲己功故因以楊名殿乃請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以張楊爲大司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暹與董承並助固宿衛暹矜功恣睢干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

貴人楊彪董承及后父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爲催兵所掠奪凍溺死者甚衆既到大陽止於人家然後辛李樂營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內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侯拜胡才東征將軍張楊爲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餘群壘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車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催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彊弱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將軍權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脩洛宮二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爲己功故因以楊名殿乃詔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以張楊爲大司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暹與董承並功恣睢干亂政事暹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

關貢獻figure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衛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為列侯贈沮儁為農大守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奉暹奔袁術遂縱暴楊徐閒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并州道為人所殺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飢餓出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三年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以段煨為安南將軍封閿鄉侯四年張楊為其將楊醜所殺以董承為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己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操專愒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更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為操所誅輯遂與馬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閒為亂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並開府後徵段煨為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為衛尉封槐里侯騰乃應召而留

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韓遂梁興關中皆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章康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破超超奔漢中降劉備備韓遂走金城羌中爲其帳下所殺初隴西人宗建在袍罕自稱河首平漢王署置百官三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

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也祖父嘉光祿勳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濊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餘以疏儉率下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温討邊章等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牟不肯速縣皆畔還本國前中山相張純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今烏桓既畔皆願爲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民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主

之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之衆以起兵庶幾可定大業
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
城郭虜掠百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
東太守楊終等衆至十餘萬也肥如舉稱天子純稱彌天
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勑公卿
奉迎純又別使烏桓峭王等步騎五萬入青冀二州攻破
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明年
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
以朝恩寬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
降散純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靈帝遣使就拜太尉封
容丘侯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平
元年復徵代袁隗為太傅時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
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
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朝
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
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視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
皆忘其遷徙虞雖為上公大性節約敝衣繩屨食無兼肉遠
近豪俊夙憎奢者莫不解操而歸心焉初詔令公孫瓚討烏

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徒衆以自彊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爲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渤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爲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勠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汚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一作疇)從事鮮于銀嘗險間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爲侍中因此遣和潛(一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爲袁紹所留瓚既累爲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武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資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資貢典當胡夷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書糧不周二秦父馳互

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高鄣城以備震震數請瓚
輒稱病不應震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
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
恃雖有小隙固宜容忍震乃止頃之攸卒而積怨不已四年
冬遂自率諸屯兵衆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
緒免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
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
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震
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
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紀
知震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舍卒自懼不免
乃搤東城欲走震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勑不聽焚燒
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精銳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
之震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瓚追攻之三日城陷
遂執震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
訓增震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
并冀瓚乃誣震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訓斬震於
薊市先坐而呪曰若震應爲天子者天當風雨以相救

時旱執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刼虞首
歸葬之瓚乃上訓爲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衆懷被北
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爲初虞以儉素爲操冠敝不改
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
飾時人以此疑之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家世二千石瓚以母賤
遂爲郡小吏爲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慧太守奇其
才以女妻之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
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當法不聽吏下親近
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
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爲
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
長辭墳墓永棄捐拜而云觀者莫不嘆息既行於
道自稱故瓚人遂還郡收合徒衆除遼東屬國長史營從數十騎
出行塞下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
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
數十人瓚亦創重乃還入亭閉門堅守賊圍之數重瓚
突騎將童張溫討涼州賊會爲桓反叛與賊張純等攻

擊烏桓中郎將劉純追討純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
畔胡合力寇掠青徐之間渤海平原多所殺略瓚
追擊戰於厝國石門虜遂入敗走瓚深入無繼一日
略得男女瓚深入無繼一日略得男女為虜所圍於遼西管子
城二旬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瓚單騎走楯刀戰不敵乃與士
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冬雨雪墜坑死者十五六虜亦飢
困遠走瓚收得裝一口七萬餘人車甲
財物不可勝算元弘四年徵瓚詣公車拜騎都尉張純復與
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無有寧歲瓚輒厲色憤怒如
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晷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
敢抗犯瓚常與二十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
翼目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
瓚形馳騎射之中者輒稽首自此之後遂寬氐塞外
瓚忘心歸誠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
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二十萬衆入渤海界欲與黑山合
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之斬首二萬餘
級賊奔走東平重圍數萬渡河瓚因率精騎之賊
復二十餘萬收得裝一口七萬餘人車甲
財物不可勝算元弘四年徵瓚詣公車拜騎都尉張純復與

劉虞還在兵就素不術而攜乃使從弟越將千餘
騎詣術術因結術潛越與共擊表紹將同昕越爲
流矢所中死瓚因此怨紹而引軍屯槃河將以報紹乃
上疏陳紹十罪遂舉兵向冀紹亦於冀州諸城悉畔從瓚
紹懼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還之郡欲
以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
帥爲青冀兩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於
界橋瓚軍敗還至廣川紹遣將崔巨業將二十數萬攻圍故安
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于於巨馬水大破
其衆死者七八千人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
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據有齊地紹復還兵數萬與楷連
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乃
遣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敗退還是歲瓚破禽劉虞
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謡曰燕南垂趙北
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
當之遂徙鎮焉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邊海
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
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

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破瓚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飢困餘衆數千人退走瓚徼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合兵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宣傳教令疎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畔胡於塞表埽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重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

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屯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死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乃郤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尸蔽地以意而推猶爲吾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下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烏乞歸人滴水嚥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中起火爲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也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兵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臨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

獨生平乃策馬赴紹軍而
紹戰死鮮于輔將其衆歸
都亭侯閻柔將部曲從事
關內侯張燕既為紹所敗
率衆詣鄴降
陶謙字恭祖
將軍張溫司
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
郭汜作亂關中是時四方
封安國亭侯
北平將軍
四人也少
討邊章
袁紹續為著各所殺田楷與袁
曹操操以輔為庶遼將軍封
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
人衆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
為諸生仕州郡四遷為單騎
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
內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
斷絕謙每遣使間行奉貢西

京詔遷為徐州牧加安東
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多
理別駕從事趙昱知名士
太守曹宏等讒慝小人謙
斯漸亂下邳闇宣自稱天
并其衆初曹操父嵩避難
利嵩財寶遂襲殺之初平
謙退保郯操攻之不能拔
屠六凡殺男女數十萬人
雞犬無餘泗水為不流自是

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興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丹陽會張邈迎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初同郡人笮融聚衆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爲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席及觀者且萬餘人及曹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馬二千匹走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

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入據其城後爲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爲人所殺昱字元達琅邪人耳不邪聽目不妄視太僕好學雖親交希得見之爲人司徒湯之孫也父成五官中郎將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紹少爲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二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

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豈不為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填接街陌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隱闇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為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為佐軍校尉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脅太后詔官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董卓擁制彊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甚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遂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書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適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按劒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去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毖校尉伍瓊為卓所親信瓊等陰為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

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執
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
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山東非公有也不如赦之拜
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遣授紹勃
海太守封邟鄉侯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紹遂以勃
海起兵與從弟後將軍術冀州刺史韓馥豫州刺史孔
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
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信
等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卓爲名紹與王匡屯河內

伷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約盟遙推紹爲盟主
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
其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皆滅之卓乃遣大鴻臚韓
馥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循越騎校尉
王瓌詣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壞吳循等袁術亦
執殺陰循惟韓馥以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又感
其家禍人思爲報州郡鑾起莫不以袁氏爲名馥見人
情歸紹忌其得衆恐將圖己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起
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

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衆以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爲國安問袁董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與節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義相結殭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可因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討卓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諶等說馥曰

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兵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柰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遠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渤海雖郡其實州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埶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交兵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

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必德將軍公孫瓚不能
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馥
性素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
授聞而諫曰沮音趙 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紹孤
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絶其哺乳立
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
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
趙浮程渙將彊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
紹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
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
所將御引沮授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
移吾歷世受寵思欲興復漢室然小白非夷吾不能成
霸句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勠力共安社稷將
何以匡濟之乎授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
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渤海稽
服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
軍東向則黃巾可埽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廻師北首
則公孫必禽震脅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

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
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
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冀武將
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爲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
猜懼辭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
共耳語馥時在坐謂爲圖己無何如廁自殺其冬公孫
瓚大破黃巾遂北據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嚮
應紹乃自擊之瓚兵二萬列騎爲方陳分突騎萬匹翼軍
左右其鋒甚銳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彊弩千張
爲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
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麴
義追至橋界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
門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
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
至圍紹數重射矢兩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脫幘
牽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鬬死而返逃垣墻間邪促使諸
弩競發多傷瓚騎衆不知是紹稍引却會麴義來迎騎

乃散退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
還幽州不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
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紹願奉朝廷詔命共同和好
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聞魏
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坐
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容貌自若
不改常度賊有陶升者故內黃小吏自號平漢將軍獨
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載紹家及諸
衣冠在州內者自扞衛送到斥丘紹還因屯斥丘以

陶升爲建義中郎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歌鹿腸山蒼
巖谷口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并長安所署冀州
牧壺壽及其衆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追擊諸賊左髭
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
大目于氐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
張燕眾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恒山燕精兵數萬騎
數千匹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各退
劉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衆興平二
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爲李傕等所追於曹陽沮授說

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無有憂存社稷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彊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揔十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頴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機功不厭速願即圖之紹以帝立非出己意故不從授議紹有四子譚字顯思默字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嫡以明尊卑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立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誡下思逐兔分定之議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勍下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

黨不聞勤王之師而擅相討伐紹上書列陳功伐以自明於是以紹爲太尉封鄚侯時曹操自爲大將軍紹耻爲之下僞表辭不受曹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鎔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愚有不便於已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操以許下埋濕洛陽殘破宜徙都鄴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兇臣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譬號海內此上策也不然終爲人所禽雖悔無及也紹不從四年

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事在瓚傳紹既并四州之地衆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稀簡主簿耿苞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爲黃胤宜順天意以從人心紹以苞白事示軍府僚屬議者以苞妖妄宜誅紹知衆情未同不得已乃殺苞以弭其迹於是選精兵十萬騎萬匹出攻許以

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諶及南陽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息兵以待其釁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

弔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
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
曰兵法十圍五攻敵則能勝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
之彊衆以伐曹操其勢甕耳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
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義者
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兵南向
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
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
之師竊爲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
曹操而云無名且今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
定大業所謂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
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將生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
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
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不與主同者昌主與臣同者
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
所統爲三都督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
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冑據沛以背曹操操
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

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大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疏焉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父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其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紹不從豐稽顙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撾擊之乃先宣檄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彊秦弱主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移鼎之漸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陷忠善誅夷逆暴導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

公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父嵩乞匄攜養因臧賈位曲意趙忠等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閹遺醜不孝無今德慄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撫埽夷凶迹績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劒揮戈發命東夏廣羅英雄垂采瑣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詢其鷹鳥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完補輯表行東郡大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樊祇威柄冀籍秦師一克喪元九江太守邊讓英才雋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縣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狂惑一夫死亡之愚夏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僬無所幕府惟彊斡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故使後旅撫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帝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愚復資之力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而有大造於操也會後鑾駕東反羣虜亂政冀州之有北鄙之警言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兢發遣操修郊廟羣衛勿亡而便放志專

行威翊省禁畢備王濬敗法亂紀坐召二十臺事制朝廷
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亦怨滅三族羣談者
受顧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五日辟錮口尚書記朝
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大尉楊彪雖
操因睚眦被以非罪等并兼五毒
顧憲章又議郎趙彦忠諫直言議者
政容加錫操欲逆奪時明社絕言路
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
操率將吏士親臨發掘
無骸不露身勵三公之官而行禁虜之
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猜激亂元躁吭空言實政
舉手掛網羅動足蹈機埠是以元豫有忖嗟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人
有吁嗟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人
及操為昌言於府內訓加意含養黎庶其可
羣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擅折衝梁孤記羽漢室
除忠心之言為昌言於府內訓加意含養黎庶其可
拒圖 年操因昌公不破陰六命詔助王師以昌公

驚衆故引兵造河方舟以濟會行人發露紹亦悉衆故使
鋒立拒縮嚴圖不果屯滎陽故東郡太守王肱棄郡走紹
之矛御衆陰車之隊震暮府奉迎漢獻靈帝之喪紹與
胡騎千餘奉舊中黃門數百騎護之入洛陽紹又以
兵脅青州刺史濟漯之間軍況黃河以南盡入紹
而指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刼往往舉火以焚飛鳶遮
津海而注燻炭有何不消滅紹乃盛兵當公漢道陵邊
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官館兩旁稍啓衛內以拾薪
裹逆之禍因斬而作乃悉巨

之會也可不勗哉乃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
馬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施
之曰執存則威無不加執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監
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
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克伯珪舉衆實疲敝而主驕將佷軍
之破敗止此矣全揚雄有言六國智謀弱於今之
謂乎及曹操遂北劉延擊顏良於白馬紹之絕乃度河壁延津南
沮授臨船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
乎遂以疾辭退紹不許而意根之復曾其所部并屬郭

圖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尋戰而禽二將紹軍中大震操還保陽武渾夜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果不勁不及南軍南軍穀盡少而賞賜不如北南宜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營度遂合戰操軍不利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紹爲地道欲襲操操轉於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叛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與支軍於表以絶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必虛若分遣輕軍星行襲許攻其不備操還則擒矣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宿在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初紹聞操自擊瓊謂長子譚曰就使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攻操營不下二將聞瓊等

敗遂奔于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至黎陽比岸人其將軍蔣義渠營全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今焉衆聞紹在稍復集餘衆僞降曹操蓋阮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地絶不圖今日乃得相見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敗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後謀歸袁氏被誅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及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迕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若軍有利當蒙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官渡之敗審配二子為曹操所禽子尚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彊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以為然

紹遂以袁爲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紹以問紀對曰配天性烈直無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恊冀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紹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未及定嗣逢紀審配宿以驕侈爲譚所惡幸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衆以譚長當立配紀恐譚立爲已不利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譚自稱車騎將軍將兵出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紀隨之譚求益兵尚留審配守鄴自將兵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尚逆擊破之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又士卒酒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審配之所搆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尚戰於外門譚敗乃引兵還南皮別駕王脩率吏人自責

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尚問脩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
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左右手曰我必勝若如
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蜀有讒人
交鬬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
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尚復自
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奔平原而遣
潁川辛毗請救於曹操操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災害禍
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臣
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
與大公志同願等讎楚靡分紀邈山河迥遠勢力乃心共
翼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大公
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大公阻殞賢嗣承統以繼洪
業宣弈世之德覆不顯之祚據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
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
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使殷紘分成二體曾瞀絕
爲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閔伯實沈
之忿已成棄親即讎之計已決旆旌交於中原暴尸累
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

臣相弒父子相殺兄弟相戕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彊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元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承臣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慽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見弟之嫌未若重耳之於象傲然莊公卒大隧之樂象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痾追禱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勤二馬瞻望鵠立又與尚書諫之並不從曹操遂還敕譚十月至黎陽尚閤禦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氏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以子整娉

譚女以安之而引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復攻譚於平原配獻書於譚勸其緩心抑怒華圖易慮以全交于之情譚復不納曹操因此進攻鄴審配將馮礼爲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閉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塹圍城周廻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審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浚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壬月至八月城中糧盡人相食餓死者過半尚書郭圖辛評等勸紹急將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尚走依兩漳爲營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藍口操復進兵急圍之尚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審配伏弩射之幾中其兒子榮爲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全尚母妻子還其財寶高幹以并州降復爲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譚復背

之因掠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
安從熙而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十二月曹操討譚軍
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
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恒人趨奔
之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
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
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
長皆衰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違者斬衆莫
敢仰視各以次歃至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
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
面曹氏所不能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大舉大事當立
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曹操聞
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執上黨太守
舉兵守壺口關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
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
尉摘斬之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尚熙與烏桓逆
操軍戰敗走乃與
勇力與熙謀曰

十八 孙康於遼東尚有
旦我我蜀為兄手擊之

且壞其郡猶可以台　也太
置精勇於廐中然後　[illegible]
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士
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
之爲遂斬首送於曹操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身長八尺餘
姿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詔書捕
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初平元
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詔書以表爲荊州
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又素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
至乃單馬入宜城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
畫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衆不附素術因之禍必至矣
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不焉出對曰理平者先仁義理
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素術驕而無謀宗賊
率多貪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
君誅其無道施其財用威德既行襁負而至矣兵集衆
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
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

斬之而襲取其衆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據襄陽城
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
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表術與其從
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表表敗
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爲流箭所中死餘衆
退走及李傕等入長安多表遣使奉貢傕以表爲鎮南將
軍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表節以爲己援建安元年驃騎
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死荆州
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

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
三年長沙太守張羨叛表圍羨連年不下羨病死人情
破羨平之於是開土遂廣南接五嶺北據漢川地方數
千里帶甲十萬餘初荆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
相窃勲勲麋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治其姦猾宿賊更
爲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兖豫學士歸
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
儒術綦毋闓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
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

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
南陽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今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
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
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
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惡不得復中立
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執必舉表紹然後移
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
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
之策也劉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虛
實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為
我觀其釁嵩對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
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徼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
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
不復為將軍矣宛也惟加重思表以為憚使彊之嵩至許
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操之德勸遣
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陳兵詬嵩將斬之嵩不為動
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知嵩賢諫止之表猶怒乃
考殺從行者知無他意但囚嵩而已六年劉備自袁紹

奔荆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三年曹操自將征
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在荆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
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己甚愛之後為琮娶其後
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
表寵毓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
幸於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安嘗與琅邪人諸葛亮謀
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
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
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安乎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
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
遂求代其任又表病甚琦歸省疾琮素慈孝允等恐其
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
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
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遏于户外使不得見琦流
涕而去衆聞而傷焉遂以琮為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
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蒯
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琮曰今與諸君據
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巽曰逆順

有大體彊弱有定埶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異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操軍到襄陽琮舉州降備奔夏口操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前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韓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爲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前越光祿勳劉光尚書令初表之結袁紹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爲待中其餘多至大官操後貶於赤壁劉備表琦爲荆州刺史明年卒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魯恭王後也肅宗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爲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轉爭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陰求爲交阯以避時難議

末即行會益州刺史郗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
刺史張懿涼州刺史耿鄙並爲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
出焉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太僕黃琬爲豫州牧宗正
劉虞爲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是
時益州賊馬相亦自號黃巾合聚疲役之民數千人先
殺綿竹令進攻雒縣殺郗儉又擊蜀郡犍爲旬月之間
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衆至十餘萬人遣兵破巴郡殺
郡守趙部州從事嚴苞能先領兵數百人在犍爲遂討合
吏民攻相破之[illegible]乃[illegible]史卒迎焉焉到以龍爲校尉徙
居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寬厚而陰圖異計沛人張魯母
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焉遂任魯爲督義司馬遂
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
殺使者魯既得漢中遂復殺張脩而并其衆焉欲立威
刑以自尊大乃託以它事殺州中豪彊十餘人士民皆
怨初平二年犍爲太守任岐及賈龍並反攻焉焉擊破
皆殺之自此意氣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千餘乘焉四
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奉車都尉並從獻帝
在長安惟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曉譬焉

焉留璋不復遣與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與範謀誅李
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戰敗範及誕並見殺焉既痛二
子又遇天火燒其城府車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於是
徙居成都遂發背疽卒州大吏趙韙等會璋溫仁立爲
刺史詔書因以璋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爲征東
中郎將先是荊州牧劉表在州懽疑乘輿器服韙以此遂
屯兵朐忍備表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
以爲衆名曰東州兵璋性柔寬無威略東州人侵暴爲
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韙之在巴中甚得衆
心璋委之以權韙因人情不輯乃陰結州中大姓建安
五年還共擊璋璋蜀郡廣漢犍爲皆反應東州人畏見誅
滅乃同心并力爲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斬
之張魯以璋闇懦不復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
將龐羲等攻魯數爲所破魯部曲多在巴土故以羲爲
巴郡太守魯因襲取之遂雄於巴漢十二年曹操自將
征荊州璋乃遣使致敬操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
軍璋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詣操而操不相接禮松懷恨
而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六年璋聞曹

操當遣兵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
以拒操璋即遣法正將兵迎備璋主簿巴西黃權諫曰
劉備有梟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賓客待之
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累自倒
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陵馳至涪城璋率
步騎數萬與備會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
屯葭萌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乃以松謀白璋收
松斬之勑諸關戍勿復通備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
尅十九年進圍成都數旬城中有精兵二萬人穀支
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
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肌膏塗於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
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還璋於公安歸其財
寶後以病卒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徒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
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
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欲廢立以術為後將軍術畏卓
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引
兵從術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

使率荆豫之衆擊破董卓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遣其將會稽周昕舉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爲帝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以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乃各外交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曰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與術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操戰於匡亭大敗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爲援乃授術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初術在南陽戶口尚數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鈔掠爲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又少見識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五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人

於許公作方諸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
于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明公雖弈世克
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若殷紂之敝也術嘿然
使召張範範稱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
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
廣人民之衆欲徼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
在德不在衆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
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人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
說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州刺史劉繇
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僭號與書諫止之術不納
策遂與術絕建安二年術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
自稱仲家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
地乃遣使以竊號告呂布并為子聘布女布執術使送
許術大怒遣兵攻之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
其王寵及相駱俊曹豹呂布征之術聞大駭即走度淮
留其將張勳橋蕤拒之操擊破斬蕤而勳退
走術兵弱大將死眾
閒相食殆盡時舒仇
靳陽以叛加之旱荒士民凍餒江淮
情離叛加之旱荒士民凍餒江淮
相率以米十萬斛與為

軍糧仲應悉散以給
當必死故爲之耳
下馬牽之曰仲應
術雖矜名尚奇而
滋甚騰御數百無
郤於是資貨空盡
曲陳簡雷薄於灊山
走憂懣不知所爲遂
下捐擲政在家門豪
無異唯彊者兼之
有四州人户百萬以彊則莫
曹操雖欲扶衰奨
君其興之紹陰然
操使劉備徼之不
牀而歎曰袁術乃
故吏廬江太守劉勳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
宮中子曜仕吳爲郎中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

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
下獨欲享重名而不與吾共之邪
性驕肆尊己陵物及簒僞號淫侈
衆羅紈厭粱肉自下飢困莫之簡
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
曲陳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
侵亡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
走憂懣不知所爲遂
節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
下捐擲政在家門豪
雖角逐之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

飢民術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

丁原爲騎都尉原也河內以布爲主簿甚見親待靈帝
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爲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爲父
布殺原而并其兵卒以布爲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爲父
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爲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
亭侯卓自知凶恣毋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嘗小失
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謝卓意亦
改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與傅婢情
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時
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爲內應

布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
何謂父子鄭戩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
刺殺卓事在卓傳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
封溫侯允既不慾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
攻長安布與傕等戰敗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
出武關奔袁術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
遂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時李
傕等購求之布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爛謂楊曰與

然有頃布復
攻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
駐城飛輒時人為之語曰
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
四乃斬首而出連戰十餘燕軍布既恃其功更
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因
求還洛陽紹聽之布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
陰使殺之布疑其
覺已乃偽使人設筵於帳中潛自遁出
夜中兵起而布已亡
閻忠為董卓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
把臂言誓邈字孟卓
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
急傾家無愛十三為
高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曹操表紹託以
義兵汴水之戰邈潰
衛茲將兵隨操表紹既為盟主有
驕矜色邈正議責之紹既怨邈且聞與布有誓言乃令
曹操殺邈操不聽邈遂雖德操然心不自安操之東擊陶
謙勑家曰我若
不還汝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
為邈所親如此興平元年操復征謙令其將陳宮守東

鄴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並起君擁十萬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盼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諸平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形執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超及宮等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唯鄄城東阿范爲曹操守操自引軍還與布戰於濮陽操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陽二年間操復盡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邈從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攻圍數月屠之斬超滅其家族邈單騎走詣袁術求救未至壽春爲其兵所害時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與術對戰濃將軍威將軍誅卓爲術報耻功一也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爲曹操所敗將軍代之令術獲明日於遐邇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濃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甚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止此當驟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

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飢困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爲己害爲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爲諸軍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解兵不中可留決鬬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甘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姻則徐揚合從爲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途乃追還絕婚執迷送許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往布爲

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

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
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土台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
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僞即增珪中二千石拜登廣
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
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
戟斫机曰卿父勸吾恊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
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卿爲吾言其說云
何登不爲動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
常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此蠹言如此布意乃解表術怒布絕
飢即爲用飽則颺去

韓胤遣其大將張勳桓雅等與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
萬七道攻布布時有兵四百匹欜其不敵謂陳
珪曰今致術軍卿之命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
合之帥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
不俱棲立可離也布
大驚而布手教令登急
謀宜立兵誅討登亦何
爲國除害登建功天下
幾還來登復布曰因今者同力破術
衆以進奉書曰二將軍親扶
當垂於帝今袁術造逆
俱立功名
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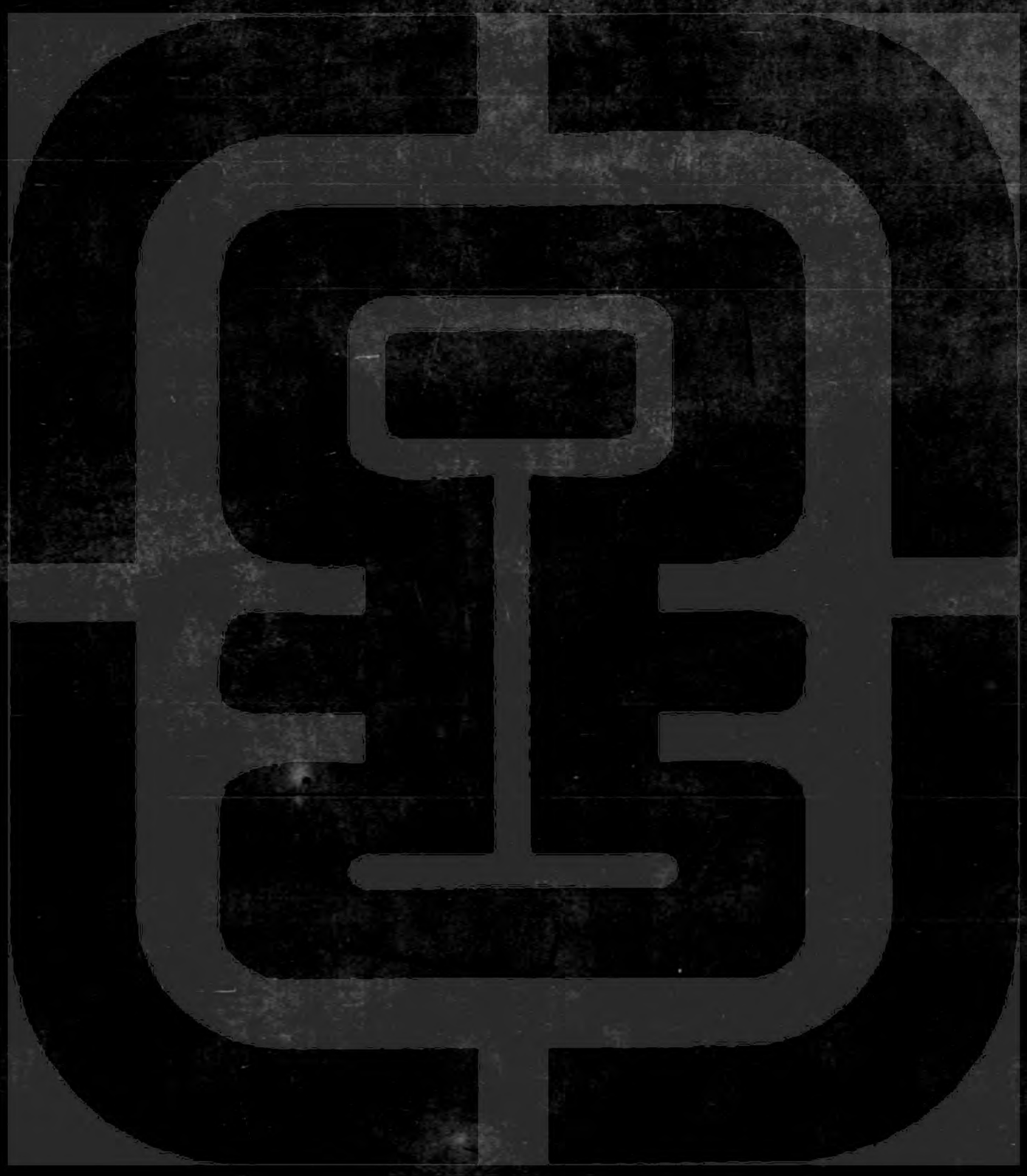
軍資與之遲委之人生
禍棄餘衆潰亡其
等攻破宮城許布
之真督將高順謂
不得而自行衆聞
霸等不測往意固
嚴不飲酒不受饋
練每所攻擊無不
家亡國非無忠臣
不肯詳思
然不能用初布
之布後頗已悉請
順所將兵以與
終無恨意建安
之宮梯遂真又侯
邳城下遺布書曰
於操操沮真計便
以步騎出其兩
遂與閉守於內操
破者名為陷陣營順每諫布曰凡破
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
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為人清白有威
尚一不克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宮
之日將軍威名宮舊遠近所畏何求
遂共擊動遂寺尒下邳大破之生禽
設為置水起者拍盡時尒山藏竄
蒂以招結而未及遂布乃自往求
之布後頗已悉請順所將兵以與
亦復疏順以魏續有外內之親悉奪
之布後頗已悉請順所將兵以與
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
終無恨意建安二十年布復從求術遣順攻劉備於沛破
之宮梯遂真又侯
邳城下遺布書曰
於操操沮真計便
以步騎出其兩

引兵而攻其營昌奇之攻城則將軍救外不過旬月軍
食盡三軍擊之可破也布妻曰曹氏待陳宮如
赤子宮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宮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
城捨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
哉布乃止而潛遣許汜王當告急於袁術術曰布不與
我女理自當敗何爲救乎閻圃邪汜惜曰明上今不救
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爲明上
術乃嚴兵爲布作聲救布恐術爲文不至故不遣兵救
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曹操守
兵相觸格射不得過而還布乃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
歸保城不敢復出術亦竟不能救曹操攻圍之三旬沟
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
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
先入詣布跪言曰衆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
敢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藥酒而卿等醞釀爲欲
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宋憲魏續等共執陳宮高
順率其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令左右取
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

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憚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縛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我急獨不可一言邪備曰大耳兒最叵信者於是縊殺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卓乎建陽備太師乎操頷之布目送許然後葬之陳宮者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壯烈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曹操後自乃背操從呂布爲布畫策每不從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

曹操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爲智計有餘今日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從宮言耳操笑曰今日之事當云何宮曰爲臣不忠爲子不孝死自分也操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操泣而送之宮不還顧死後操待其家皆厚於初陳登者

字元龍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育幼視民如傷是時普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爲典農校尉登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杭稻豐積後與父珪俱事呂布珪知布不足以共事乃遣登爲布奉使到許曹操用爲廣陵太守使於郡招集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辭州之羣萬有餘口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曹操至下邳登率郡兵爲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殺張弘潛於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軍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以今賊衆十倍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陸居不能久勢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普焉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竭除凶慝何逃寇之謂乎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大道與順克之必

矣乃閉門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指敵營步騎鈔其後敵衆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敵衆遂大破皆棄船迸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策恐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求救於曹操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勵所令多取柴新兩束一聚相去十步從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敵衆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為廣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援郡隨登老弱襁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乎登既去孫權遂跨有江外登年三十九而卒曹操每臨大江而歎曰恨不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乎初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

使客部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
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
采是大元龍所譏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
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
元龍文武膽志當求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魏文帝世
追美登功拜登伾陵亭侯